

## Text A

首先有一个点，有一天，遇见了另一个点。

“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！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！”

“见到你好开心！”

于是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。

生下了好多好多孩子。

123.....456.....哎呀，数也数不清。

——萧 袤《首先有一个点》

Text B

一天和一年

薛卫民

太阳上山下山

走一天

野花上山下山

走一年

太阳走了

太阳去照地球的那边

野花走了

野花寄回洁白的雪片

## Text C

七绝侠养了一只鸟，一只傻鸟。

傻鸟又丑又胖，羽毛灰不拉几，如同满身打了补丁的叫花子。

傻鸟不仅样儿傻，还是大舌头，会傻乎乎地唱：“我的肉天下第一好吃，煎炒熘炸，味道最佳。”够傻的吧。

虽是傻鸟，可七绝侠极喜欢。因为傻到这份儿上的鸟一定是天下绝无仅有了。七绝侠用精铜丝编织了一个鸟笼，挂在廊子里，每天喂它上好的小米、芝麻、栗子肉。然后听它那千古不变的绝唱：“我的肉天下第一好吃……”

然而，一天早晨，七绝侠拿着精心剥了壳的栗子肉来到院中，廊子里的傻鸟不见了。

——葛冰《白鳖》开头

## Text D

许威武是培新中学物理一级教师，课教得没治了。许多慕名前来讨教的人，站到他的面前往往是满腹狐疑地睁大了眼睛：“您就是许威武老师？”

“怎么，不像？”他冷冷地看着人家。

这是人们的潜意识发生了作用：他的名字把人家的思维引入了歧途。因为他本人既不威也不武，而是个又瘦又矮又黑的小干巴老头儿。他虽然体重少说也有八九十斤，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只要轻轻一提，就可以凌空升起一样，风儿吹过，衣袖和裤管便随风飘舞起来。

——张之路《题王许威武》开头

## Text E

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。十几幢草房子，似乎是有规则的，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。它们分别用作教室、办公室、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、仓库什么的。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，总有一些安排，或一丛两丛竹子，或三株两株蔷薇，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，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。这些安排，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，仿佛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一幢一幢草房子，看上去并不高大，但屋顶大大的，里面很宽敞。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，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，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。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，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，一根根地皆长得很有韧性。阳光一照，闪闪发亮如铜丝，海风一吹，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。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，是经久不朽的。这里的富庶人家，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。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，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，很铺张，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，房顶都厚。因此，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，冬天是温暖的，夏天却又是凉爽的。这一幢幢房

子，在乡野纯静的天空下，透出一派古朴来。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，那房顶上金泽闪闪，又显出一派华贵来。

——曹文轩《草房子》（节选）

## Text F

# 分月亮

周 锐

我的好月亮，  
挂在蓝天上……

一只夜莺，在唱她最心爱的歌。明净的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身上，她都唱得入迷了。

可是，夜莺的歌声一下子被打断了。从不远的地方，传来猫头鹰的叫嚷：

“你不能这样唱，夜莺姑娘！什么‘我的好月亮’，好像月亮全归你，我就没份儿啦？”

“对不起，猫头鹰大婶！”夜莺连忙解释道，“我不过是这样唱唱罢了，并不会真的把月亮叼到自己窝里，

再说这歌词也不是我编的……”

“不行，反正我听着不舒服。你实在要唱，就得把词改一改。”

“怎么改呢？”

猫头鹰使劲儿想了一会，想好了。

改过以后的新歌词是这样的：

我和猫头鹰的好月亮，

挂在蓝天上……

夜莺无可奈何地刚把新歌词试唱了一遍，又听见乌鸦罗嗦开了：

“夜莺姑娘，你们这样干未免太说不过去了。月亮成了你们俩的，那我夜里需要月光照看一下宝宝，还得向你们借月亮罗？不成！我也该有一份！你那歌词还得改！”

夜莺叹一口气。那么，就该改成：

我和猫头鹰和乌鸦的好月亮，

挂在蓝天上。

糟糕的是，这时树林里的鸟儿们都被吵醒了。孔雀、鹦鹉、画眉、百灵……大家气呼呼地围住夜莺：“你们三个把月亮分啦，没那好事儿！”

“歌词还得改！”

“还得改！还得改！！”

这样改下去，还成个什么歌？